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54

12 February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五十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2月12日星期五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M·J·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博赫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俞孟喜先生

杨明良先生

王芷芸女士

吉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 明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 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 朗:

马哈拉蒂先生

莫哈马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南言雷先生

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哈尔福尤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联合王国：

米德尔顿先生
奇克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冈德森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康加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贾帕尔先生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五十四次全体会议开始。今天登记发言的有巴基斯坦、古巴和肯尼亚的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将在会议结束前发言，以行使他的答辩权。

在这方面，我愿正式澄清昨天提出的程序问题中的一个方面。本委员会在2月9日星期二的第一百五十二次全体会议上决定，鉴于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和2月11日星期四全体会议上将有很多人发言，因此将分别在2月11日星期四和2月12日星期五举行两次全体会议。在昨天全体会议开始的时候，我回顾了这一决定。因此，我在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前允许发言行使答辩权是正确的。

本周的情况同上周有所不同，在上周上午开始的全体会议在同一天下午继续进行。上午的会议暂时停会，下午的会议则是上午会议的复会。因此，我在下午会议结束之前允许发言行使答辩权。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关于你的澄清，苏联代表团请求今后不要同时把两次会议的发言人列在同一份名单上。昨天公布的十人发言的名单是要包括两次会议的发言，这种做法在委员会的实践中是没有先例的。发言人名单应是一次会议的，而不是两次会议的。这份在两次会议上有十人发言的名单也造成了你刚才已澄清的误解。我请秘书处注意这个问题。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在我开始发言时，请允许我表示巴基斯坦代表团悲痛地获悉我们的同事迪蒙特泽莫洛大使逝世的消息。我谨请尊敬的意大利代表接受我们衷心的哀悼，并向死者家属转达我们的慰问。

我愿借此机会对我们的一位最杰出的同事、荷兰的费因大使公开表示敬意，我祝他在海牙的新的重要岗位上一切如意。我还愿向今年第一次参加本委员会工作的各国代表表示热烈欢迎。我国代表团期望同所有这些代表密切合作。

我们真诚地赞赏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在上届会议的最后一个月和本届会议的开始阶段在指导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中所起的极为重要和有效的作用。萨尼大使非常干练地履行了这一艰难的任务。

(河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在本委员会第四届年会开始的时候，巴基斯坦代表团尤为高兴地看到尊敬的伊明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担任主席的职务。我们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信仰、文化和历史。我们有着共同的意愿要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训来安排我们的国家生活。我相信，我们两国将继续合作，以便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在西南亚广大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气候。

显然，在外国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汗的基础上使那里的悲剧性冲突得到政治解决对国际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这将使阿富汗人民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其政府的形式，从而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三百万阿富汗难民安全、体面地返回家园创造必要的条件。巴基斯坦仍然坚持实现这种政治解决办法，目前正在联合国秘书长的赞助下为此目的而进行努力。

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真诚地希望同所有的邻国一起生活在持久和平和友好的气氛之中。巴基斯坦和印度目前正在考虑缔结相互保证不侵略和不使用武力的协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巴基斯坦极为关注目前标志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对峙和敌意气候。显然，只有世界各国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才能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同时也必须努力在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方面，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方面取得迅速显著的进展，因为军备竞赛本身就促使国际紧张局势加剧。

因此，巴基斯坦欢迎在日内瓦就中程核武器开始会谈，并希望谈判双方竭尽全力确保早日达成一项表明确实向核裁军取得重要进步的协议。巴基斯坦同样希望美国和苏联尽早同意就战略核武器开始谈判，以便真正大量裁减它们的战略武库。

这两个有内在联系的谈判对整个裁军进程取得成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谈判的双方对开始真正的裁军进程负有主要责任，这一点也是明确的。与此同时，我们绝不应忽视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将会带来的政治机会。尽管目前存在着一种冷淡的政治气候，但是本届特别会议将会推动裁军进程的进展。我们也不应低估本委员会在确保不错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一良机方面可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些代表在发言中建议，在今后12周内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要保证本委员会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功作出最恰当的贡献，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一建议。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无疑将极大地有助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获得成功。但是取得这种进展的希望已变得暗淡了。本委员会至少应可能在本届会议上设立一个全面禁试的工作小组, 并在缔结条约方面取得某些可向特别会议汇报的进展。当然, 核裁军和禁试条约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们认为, 禁试是所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政府的近期目标, 而不是长期目标。我们最好在目前阶段就能考虑到进一步拖延缔结禁试条约将带来的危险。再次忆及停止核武器的纵向扩散和横向扩散措施之间的联系也是重要的。

消极安全保证是要求本委员会达成协议以便提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另一问题。我国代表团感到极为高兴的是在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巴基斯坦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决议。根据这项联大决议中提出来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准备进一步加强努力以寻求一种共同办法或共同公式, “特别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举行的会议期间审议的各种办法”。请允许我忆及, 这些办法主要包括荷兰提出的方案以及我国代表团非正式提出的三种提法。然而去年的讨论已经清楚地表明, 只有在核武器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不同立场并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关注作出更坦率、更可信的答复的条件下, 才有可能达成协议。联大呼吁“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志, 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 特别是共同公式, 达成协议”。我在此重申这一呼吁是最好不过的办法了。费因大使说过: “现在轮到核武器国家来作出反应了。”我们期待着能听到这些国家作出认真的、考虑成熟的回答, 不仅仅是重复它们只是根据自己狭隘的私利和核理论所制定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欢迎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我们希望规定该小组新的任务范围, 使其能够开始谈判化学武器公约条文这项具体工作, 由于不断有关于在世界上某些地方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以及有关决定扩大化学武器储存并使之现代化的报道, 这项任务的目标就变得更为紧迫了。进一步拖延缔结化学武器公约或者对此采取暧昧的态度都会损害在此问题上现有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 并在早就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核阴影之外又增加全面化学战争的魔影。

我国代表团准备勤奋地工作, 以便及时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完成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公约。然而, 我们完全相信瑞典的论点, 即摧毁或破坏核设施是目前为

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在放射性武器公约中必须公正地对待这一问题。本委员会不应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拟订一项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毫无意义的条约。

有人说《综合裁军方案》将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中心问题”。在干练的、经验丰富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领导下，为该项目设立的工作小组已经进行大量的重要的工作。然而，迄今我们尚未看到隧道尽头的光明。

21国集团提出的第CD/223号文件，一些西欧国家提出的第CD/205号文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在2月2日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发表的议定的立场，所有这些是到现在为止谈判中的主要观点。我国代表团在评估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观点时，满意地注意到它们自己的估计，认为“21国集团的提案大体上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议定的立场是一致的……”。然而遗憾的是，21国集团的立场和西欧各国代表团的立场之间在概念和实质内容方面都有很大的分歧。

我愿借此机会详尽阐述决定21国集团立场的理论基础，并回答我们所听到的对CD/223号文件的一些批评。

《综合裁军方案》中包含的“措施”是该方案中最有实质内容的部分。《最后文件》第109段中说“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拟订一项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得到实现……”。第CD/223号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反映了这种一致意见。其中包括的措施是：第一，停止军备竞赛；第二，裁减军备；最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与此相对比第CD/205号文件却只提出了第一阶段的措施。据该文件的起草国说，这些措施只限于正在进行的谈判。关于其他各阶段，该文件提出了一份以后将进行谈判的问题清单，但是并没有指出谈判的实质性内容和顺序。我们认为，如果一份方案中未能包括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所必需的一切措施，那么该方案就不算是综合方案。

有人在批评第CD/223号文件时说，该文件中提出的措施过于详细具体了。我愿提请大家注意《最后文件》第9段，其中写道“要使……裁军成为现实，就必需就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一系列具体裁军措施达成协议”。第 CD/223 号文件在许多地方重申和只是略为阐述了《最后文件》中已经一致同意的条款, 尤其是第一阶段中的各项措施。通过明确提出各项谈判的目标来阐明与核裁军进程有关的《最后文件》第 50 段也许是第 CD/223 号文件这一节中唯一有实质性内容的补充。根据我们的了解, 进行裁军谈判总是要有一个预定的、多少应是明确的目标。正如尊敬的印度代表在星期二所说的, 如果我们让谈判者自行决定一切, 那么也许就没有必要搞一份《综合裁军方案》了。有些人赞成更为含蓄地指出裁军措施, 他们是基于这样的主张, 即《综合裁军方案》应是谈判的“范围”。但是谈判的范围不应和谈判的大纲混为一谈, 第 CD/205 号文件提议的是谈判的大纲。我们愿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所建议的那样, 从裁军审议委员会提议的《综合裁军方案》组成部分中“得到启示”,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些“组成部分”, 因为对本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正是“拟订”一份方案。总之, 大多数的“组成部分”是《最后文件》中更详细反映的各种规定的提要。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各个阶段的问题, 《最后文件》第 9 段中说“这项方案在经过一切必要阶段以后, 应导致全面彻底裁军”。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要明确规定出方案开始应实施的措施和应以什么措施终止并不困难。需要确定的是各中期阶段的逻辑顺序。

我必须承认, 我们感到十分惊奇的是第 CD/205 号文件的起草国认为在它们的方案中除了第一阶段的措施之外, 无法再规定其他任何措施。事实上, 该文件甚至没有考虑最后阶段, 根据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一《综合裁军方案》的目的的含义应有的任何措施。该文件只是概括地列举了中期措施, 但也没有说明其先后顺序。而在另一方面, 载于第 CD/223 号文件中四个阶段的具体措施却反映了议定的裁军优先事项和从始至终的合理顺序。然而, 我们并不是说这件文件就不可以改进了, 或不可以对其进行与其他做法稍有不同的分类。

关于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及其各阶段时规定“时限”的做法行不通已经发表了不少的议论。从定义上说, 一个方案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根据计划的顺序采取各项行动。例如: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行动纲领中就包括有时限。在第 44 段中说该行动纲领“列举今后数年应执行的具体裁军措施……”。当然, 这些“今后数年”已经过去, 而在执行这些措施方面却未取得多少进展;但是这并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不意味着第4.4段中提出的“时限”是“行不通的”和“不现实的”，相反，这却表明某些国家并未实践它们在《最后文件》中的庄严承诺。

因为《综合裁军方案》第一阶段的措施大体上包括了《最后文件》行动纲领中尚未执行的措施，所以执行这些措施的时限已经表明，即在今后数年内执行。我们可以对这个时限是三年、五年还是七年进行争论。此外，就连第二阶段的某些措施的时限也已经指明了。宣布八十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中列举了在十年结束时应已实施的措施。根据这些已被接受的“时限”来推断，并考虑到1962年美国 and 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达成的条约草案中所设想的更为雄心勃勃的阶段，21国集团已建议在二十年内分四个阶段来实施《综合裁军方案》。

当然，21国集团并没有如此不现实地相信裁军领域中“时间表的魔力和自动作用。”同样我们也不相信经济领域中的“市场魔力”。我希望，关于21国集团提出了“硬性的”或者是“不灵活的”时限的批评，是由于误解而不是故意歪曲我们的立场所致。我们曾多次指出，我们提出的《综合裁军方案》及其各阶段的时限是“提示性的”，也就是说，是表示我们认为是执行某些措施的合适时期。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措施在提示性时期并未实施，例如，有关国家之间缺乏相互的信任。但这并不是说实施措施的提示性时限是“不现实的”或是不可取的。相反，时限由于能够代表国际社会的协议的期望，它可以起促进谈判的作用。

此外，没有任何理由阻碍根据执行措施时取得的进展对方案以后各阶段的时限进行现实的调整。这将是为审查方案执行情况而建立的体制所担负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也认为“《综合裁军方案》需要有能动时间功能”，并设想了审查体制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在这一问题上也许还有折中的余地。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更具体地说，就是方案将使各国承担哪一类义务。巴基斯坦曾多次表示，《综合裁军方案》应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我们的主张是基于自从苏联和美国建议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草案陷入僵局后，提出了《综合裁军方案》以来一向对于该方案所持的观点。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再三确认对《综合裁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军方案》——该方案规定了各国担负的义务——的这种理解。例如，《最后文件》第109段中说“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我要强调‘谈判’一词）应当同部分裁军措施谈判同时进行。考虑到这一点，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各种谈判，特别是本委员会的谈判都毫无例外地是为了达成使各国承担法律义务的协议。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曾说过“即使是那些主张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综合裁军方案》的人至今也无法指出如何在技术上实现这种约束力”。正常的程序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和通过《综合裁军方案》——就象裁军委员会会议谈判不扩散条约那种文件一样——然后在大会协商一致或大多数成员国赞同的情况下通过，并提请各国按照其本国的程序予以签署和批准。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代表团愿充分考虑其他的观点。然而，我们很怀疑一份没有规定各国执行综合方案的具体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文件是否有价值，是否有必要，仅仅“庄严”——通过《综合裁军方案》不能使各国相信其他国家会履行相互联系的责任。如果不作出明确承诺，那么《综合裁军方案》的下场也会同联合国以前通过的各项庄严声明和方案相似。硬说不会是这样，那就是相互欺骗，也许既欺骗我们自己又欺骗我们各国人民。

显然，“只有国际社会真正一致支持《综合裁军方案》，只有该方案反映了所有有关各方的安全利益时”，方案才能实施。然而，必须认识到，如今的国际社会主要是由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它们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二。它们的安全利益不仅几十年，而且几百年来都是不被重视的。如果《综合裁军方案》中设想的裁军进程要成为“现实的”进程，它必须在现在和将来都符合这些国家的安全利益。裁军进程不仅要对那些通过部署大量军备来维持均势与安全的国家提供均势与安全的保证，还必须对那些相对来说没有武装和军事上易受攻击的大多数国家提供均势与安全的保证。迟早会产生一种新的、更为平等的势力均衡，这主要不是东、西方之间的均衡，而是南、北方之间的均衡。显然裁军应是实现这种均衡应取的道路。但是如果军事强国显然不愿放弃它们的军事优势，以便维持相互间的均势和控制弱小国家，军备竞赛就很可能真正变成全球性的竞赛，它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也会变得危险得多。不幸的是，历史似乎决定要向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扭转这一发展。这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主席：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国说的友好的话。我也坚信我们两国人民将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训继续进行密切合作。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在本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在看到你马哈拉蒂大使、革命的不结盟的伊朗的代表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2月份的工作时，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我们相信，在你的指导下，委员会的工作将顺利进行，当然，无论何时你都可以指望古巴代表团进行合作。

也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的萨尼大使祝贺，他在本委员会1981年工作结束时非常明智地主持本委员会的工作。

我还要和其他人一起为蒙特泽莫洛大使的逝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哀悼。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欢迎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缅甸、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尼日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新代表，我们希望这些新代表将有益于本委员会的工作。

古巴代表团反对在裁军领域的这一独一无二的多边谈判的讲坛上提出与委员会工作的实质无关的政治问题，这对谈判毫无益处，只会延缓谈判进程和转移委员会对其真正职能的注意。

特别应该强调指出，我们最近听到的某些发言人，他们被认为是在分析国际形势及其对委员会的工作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恰恰是这些人面对成千上万中美洲人民被屠杀而可耻地保持沉默。

特别是在萨尔瓦多，背离该国英雄人民的合法利益篡夺政权的、灭绝种族的军政府，在华盛顿的无条件的支持下，自1980年1月以来已经杀害了32,000多人。据报界报道，在萨尔瓦多，每九个萨尔瓦多士兵就有一个美国军官，这并非偶然。

一些发言人声称对国际形势进行估计，他们却对美国在加勒比海的挑衅性和侵略性态度保持沉默，他们支持在那个地区进行威胁性和恫吓性的军事演习，支持美国政府为反对这个地区的国家而持续进行的、非法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歧视和侵略行动。

还是这些发言的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支持占领纳米比亚，支持南非在南部非

洲的暴行, 他们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并吞中东领土和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侵略的行为保持沉默。

必须承认, 我们现在正在举行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是在日益恶化的国际气氛中进行, 恶化的根源在于继续进行的军备竞赛和军事预算的不断增长。

国际社会已经看到某些国家如何力求继续螺旋式的军备升级; 如何不顾日益增长的舆论的谴责, 在其武库中增加各种新型武器和武器系统; 如何设计和发展新的军事概念和学说如“有限核战争”等, 这些新的军事概念和学说从长远来看只能增加核屠杀的危险; 以及它们如何推行回避国家间的合作和煽动对抗和阴谋的政策。

在此情况下, 裁军谈判极其重要,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不遗余力来防止核战争危险和确保稳固持久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代表团非常重视旨在实现核裁军的谈判。这个议题的优先地位不仅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45段中得到确认, 而且这个《最后文件》自始至终表达了防止核战争危险和实现核裁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因为它们对军备竞赛的进程和核武器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危险具有不可否认的影响, 武器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将继续作为本委员会工作计划的优先项目。

在这个方面, 我们在2月9日举行的上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听到一个尊敬的代表发言说, 不存在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是某种宣传的产物。

难道可能有人相信抱这种态度可以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取得进展吗?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一种从1978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倒退的情况? 怎么可能这样可耻地无视《最后文件》宣布的有关需要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一切呢?

在本委员会这里, 曾有几处提及委员会的所有参加国需要有政治意愿; 然而政治意愿不是我们这个讲坛上所能创造出来的东西; 政治意愿是我们必须从我们本国带来的东西。

本委员会从工作开始时起就必须明确我们一直赋予核裁军和核禁试的优先地位。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当审议为今年的春季会议建立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时, 必须无可争辩地考虑到这些优先事项, 因此我们坚决支持毫不拖延地建立分别处理核武器禁试事宜和核裁军事宜的两个工作小组。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考虑到它们所担负的责任, 当然都必须参加这些工作小组; 而且我们希望这些国家采取它们作为核武器国家所需要采取的态度。

也许有必要再次指出, 建立工作小组作为委员会的附属机构已被承认是一种最有效的在本讲坛内进行工作的手段。

在此方面, 我国代表团支持立即建立这样一些工作小组, 这些小组将在前几年已经开拓的就禁止化学武器、禁止放射性武器和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安全保证达成协议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国代表团欢迎委员会在1982年会议的一开始就作出的决定, 即决定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将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指导下继续工作。这为本谈判机构能做到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出供通过的草案提供了直接的保证。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 裁军谈判委员会有义务设法按照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开始谈判, 以便缔结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 以及起草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

尽管在未来的会议中我们对提交委员会的议题将作详细发言, 但我愿对审议这些议题的程序发表一点简短的评论。

鉴于从美国政府最近决定批准继续生产化学武器中清楚看到的化学军备竞赛的逐步升级, 起草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规定销毁化学武器现有储存的公约的需要就越来越迫切了。

去年, 相应的工作小组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今年应该继续这个进展, 以便以必要的紧迫性通过这样一项公约。

要采取防止化学武器包括二元武器的研制的紧急措施, 就需要建立一个有适当任务范围的工作小组, 使工作小组能够进行化学武器公约的实质准备工作。

我国代表团希望今年能早日对此作出决定。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关于起草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问题，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是毫无道理的。

在联大的有关决议中，曾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便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上提出该项协定的条文。

特别是在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春季会议上，制订出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将不仅符合大会的要求，而且也将构成本委员会工作中的一种非常积极的因素。

关于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安全保证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应由于考虑妥协的建议而延缓它的工作，这不会使裁军谈判委员会顺利地通过有关这一重大问题的国际文件。

由所有核武器国家发表相同内容的声明不应被看成是我们所定的目标，而应被看成是在通过上述文件之前可以采取的一个可能的过渡性措施。

现在我觉得需要对《综合裁军方案》的起草工作简单地谈几点意见。

首先，在本委员会里普遍都承认，考虑到即将来临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综合裁军方案》的起草工作是我们必须执行的特殊任务之一。

在特别会议上通过《综合裁军方案》将对裁军谈判起很大推动作用，并能使这些谈判更有把握地引向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

依照我国代表团的看法，《综合裁军方案》是一套相互联系的裁军措施，这些措施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分一系列阶段来执行。

《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不仅应确保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取得成功，而且也应对保持一种国家间谅解和合作的国际气候作出重大贡献，在这种国际气候中，国际缓和将能不断得到加强，所有的人都将平等分享和平与安全。就这个方面而言，我们特别强调执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我国代表团与本委员会的很多成员国共同发起的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的联大第36/92号决议中，联合国大会不仅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加强其优先裁军问题的谈判，而且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参加个别优先裁军问题谈判的成员加强努力，促使这些谈判取得积极的成果。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国代表团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于去年11月30日开始就限制欧洲的核武器进行谈判。

(索拉·比拉先生·蒙古)

由于我国代表团重视在本委员会范围以外进行的谈判，并且鉴于这些谈判对本委员会的谈判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认为迫切需要恢复过去就军备控制和军备限制举行的、现在毫无道理地中止了的双边和三边会谈。

恢复这些谈判不仅能使国际社会看到所有裁军谈判的一线希望，而且我们确信也将大大有助于为本委员会的工作和取得期待的成果铺平道路。

最后，我仅仅想说，我国代表团寄全部希望于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这届特别会议将于今年6月和7月在纽约举行，并将是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成立36年来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会议。

这届特别会议和1978年举行的那届特别会议相比应该前进一步，这届特别会议的结果应该促进对上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的贯彻。我们的委员会对实现那个目标担负着不小的责任自不待言，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开始我们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古巴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友好地提及我的国家。

迈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因为自从委员会本届会议开始以来，我是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谨对你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表示祝贺。我们对你指导我们讨论的方法表示称赞，我国代表团将给予你充分的支持和合作。

我还要对我的尊敬的朋友、印度尼西亚大使安瓦尔·萨尼作为委员会的主席自1981年8月以来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我国代表团由于我们不能控制的原因，未能出席本委员会去年夏季的会议。工作报告表明，我们错过了参加一届令人激动的会议的机会。

我还要对意大利代表团、并通过他们对已故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家属表示诚挚的哀悼。迪蒙特泽莫洛大使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中一位受人尊重的人士，有机会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会怀念他的友谊以及他对本委员会工作所作的贡献。

本届会议开始时，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很不稳定，处处存在紧张状态。一切迹象都表明，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除非制止和缓和这些事态发展。本委员会是不能对这些事态发展置之不理，因为它们是和我们的工作直接有关的。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保持沉默。我们认为，当主要的成员国到处宣称，甚至在本委员会中宣称要促进本委员会力求消灭的军备时，我们这里的工作是不可

(迈纳先生·肯尼亚)

能取得任何结果的。

看看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千方百计地把目前的事态发展归罪于对方。如果不是这样极度可悲的话，本来倒是一幅颇为动人的场面。我国代表同意这样的立场，即在本讲坛上提出所有导致目前世界紧张局势的问题是不合适的。我们也明白，如果现在有必要这样做的话，本委员会中的每个成员都会按自己的意愿指责不同的其他成员。但是，相互指责并不是本委员会应该发挥的作用或功能。

鉴于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尊敬的美国代表团的极为重要的发言以及本周初尊敬的苏联代表所作的同样令人难忘的答复。过去三十年中它们双方在国际关系中都不能说有良好和干净记录这一不愉快的事实暂且不谈，我们感到，这两个发言中都贯穿着另一个信息，这一点本委员会的工作更为重要。我指的是关于两个阵营之间力量均势的争论。首先有人说曾经实现过力量的均势，但现在被破坏了；因此有必要生产更多的武器以纠正这一状况。接着有人否认均势被破坏，并列出了数字以支持力量均势仍然存在的说法。所声称的均势以及用来估计均势的资料都不是在国际监督或核查之下的。这两个方面是委员会工作的中心，因此提出下列问题是适当的，即气氛和时机是否适宜于由本委员会拟定一项国际核查制度，即使以后再谈监督的话。在当前的争论以及世界各地叫嚣要求扩军备战的情况下，这将是一种建设性的方针。如果我们能开始这样做的话，这就能缓和目前的形势，并有可能产生对委员会工作具有根本意义的第一个确实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我们从这两国代表团的重复发言中挑出这一主题，但我们并没有低估这些发言中其他因素的意义。举一个例来说，我们决不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注意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应履行的基本义务。

在这第一次发言中，我只想对许多代表团已经谈到的本委员会工作问题补充几点意见。本委员会从成立至今已经三年了。令人失望的是，委员会在6月份将拿不出有关我们工作任何方面的已完成的国际条约。不论我们如何说明我们工作中的困难，或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前身所作工作进行对比，都无法平息国际社会对于近四年前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时所抱希望破灭的失望心情。这决不是要否认迄今委员会花费精力所做的一切工作，而是强调有必要将准备一份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摆在最优先的地位。现在时间已经够晚了，没有必要去扩大议程或花费太多

(迈纳先生，肯尼亚)

的时间讨论程序问题，在现有的各工作小组取得进展之前，甚至也没有必要对设立新的工作小组这个热烈讨论的问题花太多的时间。作为一个代表团，我们的人力是很有限的，而且我相信其他代表团的情况也差不多。因此，我国代表团促请委员会在确定工作的优先项目以及每一活动计划的时间安排时考虑到这一事实。

最后，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本委员会的工作充满乐观态度和希望。我们决不因为在我们看来是国际舞台上转瞬即逝的乌云而感到灰心丧气。我们相信，我们迟早会在对裁军道路的探索中取得突破。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以我们在进行努力中从未动摇的决心继续前进。成功所必需的因素在我们看来都具备了。现在我们尚未掌握的，就是将所有这些因素集合起来的能力。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肯尼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以行使他的答辩权。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想指出，我注意到你今天上午说的关于继续昨天会议的话以及你对昨天的裁决所作的解释。

轻易地行使答辩权以推延委员会的重要工作，这不是我国代表团习惯的做法。事实上，我们一直审慎地避免发言，以节省委员会宝贵的时间。因此，我今天不屑于浪费时间去提及古巴代表刚才对我国发出的毫无根据的和可笑的指责。但是，对于蒙古代表昨天的恶毒而毫无根据的指责，我却非作一番简短答辩不可。

尊敬的蒙古代表把罗斯托先生的发言说成是“粗俗的和诽谤中伤的”，这是对作为委员会的客人前来阐明美利坚合众国的观点的一个成员国官员进行一种人身攻击。这种攻击违反了我所了解的各种社团机构——例如本委员会——的一切礼仪规定。这不仅对于委员会的一个客人，而且对于委员会本身都是失礼。然而我却注意到，蒙古代表没有、也确实不可能驳倒罗斯托先生发言中的任何一个实质性论点。

(菲尔兹先生，美国)

蒙古代表感到惊讶的是，美国代表团和近日来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居然会在委员会工作的范围内提及侵略阿富汗和波兰剥夺人权的事。我实在是佩服这篇发言，它暗示说，国际社会应该不去理会这些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肯定是不去理会这些无耻的行径的。

我还想简短地澄清其他三个问题。第一，我想提醒蒙古代表——以及古巴代表——注意，美国曾一再坚决地反对可恶的种族隔离的理论，美国谴责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美国从来没有、将来也决不会同情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事实上，我国经历过我们流血最多的战争——美国内战——为了使我国国家摆脱奴隶制的灾祸，嗣后，我国的宪法就明文规定禁止这种卑鄙的种族主义的形式，宪法还规定采取步骤保证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第二，我想指出，甚至就在我们今天在这个大厅里讨论的时候，美国也正在积极地进行协商，以便使南部非洲地区得到和平，使纳米比亚取得独立。

最后，我为了蒙古代表的缘故回顾以下事实：美国已经在所有适当的场合谴责了以色列在戈兰高地采取的行动。

我希望，不再会有人对前来委员会发表各自政府意见的官员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攻击，以此来分散对本委员会重要工作的注意。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我不想让委员会成员再听一篇长篇发言，但是，关于刚才我们听到的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再次陈述自己的立场。

我们听取了美国代表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再次以毫无根据的指责对我国进行很多攻击。但是，如果研究一下美国代表发言的实质，大家就能发现，美国代表无法驳倒我昨天发言中的任何论点。事实上谁能否认，由美国支持和纵容的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几十年来一直是中东以及全世界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之一。就在几天前召开的紧急特别会议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定，谴责侵略者以色列及其保护者美国，这再次明确地表明，由于以色列继续进行的国际海盗活动，中东已是我们地球上局势最危险的地区之一。

谁会否认，从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从美国得到无限的道义上——不仅仅是道义上——支持的南非种族主义者多年来犯下了种种暴行？我们认为，来自非洲国家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的同事对这个问题是可以发表很多意见的。

蒙古代表团在昨天的发言中仅仅提到了这两个地区，那里的形势确实使人感到严重关注。但是，美国进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破坏国际合作并支持反动的独裁政权的活动，不仅仅在这两个地区。美国根据“两个中国”的理论向台湾的国民党集团运送武器，只不过是企图再制造一个世界紧张局势的温床。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亚洲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邻国。我们以前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由于美国向台湾运送武器，加剧了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远东的形势更为严重了。今天，我的古巴同事、索拉·比拉大使在发言中揭露了美国在支持拉丁美洲那些反民族的恐怖主义政权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支持萨尔瓦多政权所起的作用，该政权正在使用美国的武器、并在所谓的美国顾问的参与下大批屠杀萨尔瓦多人民。成千上万的萨尔瓦多人遭到了该政权的毒手，而这一政权只是在美国的财政、军事和政治援助下才能保持其权力。近日来，全世界都愤怒而强烈地抗议萨尔瓦多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在萨尔瓦多犯下了的非人道的恐怖罪行。最后，我们不可能无视美国继续干涉亚洲国家——其中包括伊朗——内政的行为，以及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改变这个国家事态发展方向的企图。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明显地与不使用武力、不允许扩张、不干涉各国内政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并不想谈其他那些会转移大家对委员会任务的注意力的问题，但是我重复一遍，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尊敬的美国代表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表想使委员会卷入一场关于国际紧张局势根源的讨论中去，以此来制造混乱。在这一方面，我想强调指出，蒙古代表团和其他那些希望在裁军领域中取得进展的代表团一样，坚决反对将这些问题与裁军谈判、与在这些谈判中取得真正成果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向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呼吁，让本委员会来讨论那些本来就是成立委员会所应解决的问题吧。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何塞·马蒂曾经说过，语言是为了说明真理，而不是为了掩盖真理。那篇答辩中的语言与事实是矛盾的。是哪个安理会成员国否决对继续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以色列和南非实行正当的制裁？我再次声明，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本委员会不是论战的场所。我们并不害怕论战, 也不会论战面前退缩, 但我们认为, 有其他的场所可进行论战。本委员会是为谈判而设立的。出于对所有成员、其中包括对美国代表团的尊重, 现在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些。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 苏联代表团想提及一件我们认为重要的事, 即发生在昨天的那件严重影响和干扰我们的事件。我指的是一个旁听者在开会时恐吓性地大叫。我听不懂他在叫什么, 也实在不知道他说的是那种语文, 但显然他扰乱了委员会的工作。鉴于世界上这一地区恐怖分子暴力活动的现状, 我们认为应考虑采取安全措施以保证委员会工作进行的正常条件。我不知道联合国通常对旁听者的行为是否进行任何监督。不管怎样, 我们要求秘书处采取必要的步骤保证这类事件不再发生, 因为这不仅干扰本委员会的正常工作, 而且还可能一般地构成对我们坐在这张桌子旁的任何人的一种威胁。我的一些同事说, 看来这个人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可能他是偶然闯到这里来的。我们不认为这是适合病人来的地方。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蒙古): 主席先生, 我想表示蒙古代表团支持尊敬的苏联代表刚才的发言。

正如你所知道的, 蒙古代表团也许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最小的一个代表团, 我们要参加许多国际会议, 包括正在召开的人权委员会会议。在那里正进行着激烈的辩论, 每当我进入会议厅时, 我总看到两三个甚至更多的警卫人员站在那里。每次他们不仅要检查我的证章, 还要检查我个人的身份证件。因此, 昨天发生那件事后, 我要求秘书处注意这种情况, 并要求告知旁听席上的旁听者遵守秩序。

我完全支持苏联代表的发言。裁军谈判委员会当然是重要的国际讲坛, 其成员代表各国政府。我认为, 为了使本机构正常地工作, 极有必要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主席先生, 我想提请你注意这一点, 并请秘书处也注意这一点。

贾帕尔先生 (秘书长个人代表兼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昨天, 刚发生这件不幸的事件以后, 实际上是事情还在发生的过程中, 我就派副手出去, 在警卫人员的

(贾帕尔先生, 秘书长个人代表兼裁委秘书)

协助下, 截住了那个人, 并查明了他的身份, 现在已经掌握了他的详细情况。他显然是来自法国的旅游者, 同来的有他妻子和孩子。他对这一事件表示道歉, 据查他没有携带武器, 但是, 我们还是要求警卫股长加强这里的安全措施, 因为显然昨天的安全措施是不够的, 我相信他们会加强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们将要求警卫股象对人权委员会会议那样进行同样严格的安全检查。我不认为那有什么困难, 但对进入旁听席的控制肯定应更严一些。

主席: 今天, 秘书处分发了一份载有下周会议指示性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既然时间安排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讨论组织事项的结果, 因此这份时间表当然是初步的, 以后我们也许要加以调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这份非正式文件。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墨西哥): 主席先生, 我想简单谈一点意见并提出一个建议。由于我无法控制的原因, 我2月18日星期四下午2时将离开日内瓦, 所以我将不能在那一天来此参加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你知道, 根据秘书处准备的单子, 这个会议通常是在星期四下午3时召开。我想知道, 预定在2月17日星期三下午3时召开的委员会非正式会议是否能换到2月18日星期四下午3时召开, 这样,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会议就可在2月17日星期三下午3时召开, 而不必在2月18日星期四下午3时召开。

迈纳先生 (肯尼亚): 主席先生, 我注意到你说的计划可以调整的话。但我关心的是排在星期三和星期五的议程。今天的全体会议后我们预定要讨论的是设立附属机构和非成员国参加委员会工作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你将提出一份有关未来计划的新草案, 有些议题是已经讨论过的。我希望你讲的关于计划可加调整的话是指这一特定方面的。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推迟或拖延对一些非常简单的项目作出决定。

席尔瓦先生 (巴西):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对所建议的工作计划没有反对意

(席尔瓦先生, 巴西)

见, 我们的理解是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计划。因为, 在这里列入了一个议程草案中的项目, 即核禁试, 这可能会意味着议程已经通过,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至少对我国代表说来议程并未通过。

主席: 正如我提到的, 时间表是初步的, 所以不存在什么问题。如果对所建议的非正式文件没有反对意见, 我们将通过这份文件。

会议决定如上。

主席: 经委员会商定, 我将在这次全体会议休会后五分钟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下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将在2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现在休会。

中午12时10分散会。

❖ ❖ ❖ ❖ ❖